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張子房慕道記

入話： 夢中富貴夢中貧，夢裡歡娛夢裡嗔。

鬧熱一場無個事，誰人不是夢中人？

話說漢朝年間，高祖登基，駕坐長安大國。忽一日，設朝聚集文武兩班，九卿四相。各人奏事已畢。班部中轉過一人，紫袍金帶，執簡當胸，出班奏曰：「我王萬歲！微臣看得近今天下太平，風調雨順，萬民樂業。臣欲要慕道修行，不知我王意下如何？」高祖問曰：「卿因何要入山慕道？」張良答曰：「臣見三王苦死，不能全終。」高祖曰：「那三王？」張良曰：「是齊王韓信，大梁王彭越，九江王英布。原來這三王，忠烈直臣，安邦定國。臣想昔日楚王爭戰之時，身不離甲，馬不離鞍，懸弓插箭，掛劍懸鞭，晝夜不眠，日夜辛苦，這般猛將尚且一命歸陰，何況微臣！豈不怕死？」高祖曰：「卿莫非官小職低，棄卻寡人？豈不聞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？」張良曰：「豈無罪過！臣思日月雖明，尚不照覆盆之下。三王向如此乎？」高祖曰：「齊王韓信，他有罪過，如何苦死？卿不知其情，寡人有詩為證：

韓信功勞十代先，夜斬詩祖赫趙燕。

長要損人安自己，有心要奪漢朝天。」

張良訴說已罷，微微冷笑，便道：「我王豈不聞古人云：『君不正，臣投外國；父不正，子奔他鄉。』我王失其政事，不想褒州築壇拜將之時。我王不信，有詩為證：

韓信遭逢呂後機，不由天子只由妃。

智賺未央宮內見，不想褒州拜將時。」

高祖曰：「卿，韓信、彭越、英布三人有怨寡人之心。」張良答曰：「臣自有詩為證：

韓信臨危劍下亡，低頭無語怨高皇。

早知死在陰人手，何不當初順霸王！」

張良言曰：「微臣眼前不見二人，一心只要慕道。」高祖道：「卿，你作官中第一，極品隨朝，身穿紫羅袍，腰懸白玉帶，口滄珍饈百味，因甚卻要歸山慕道？」張良曰：「臣見三王遭誅，臣懷十怕。」高祖曰：「卿那十怕？」張良曰：「赦臣之罪，微臣敢說。」高祖曰：「朕赦之！」良曰：「聽臣所說，有詩為證：

一怕火院鎖牢纏；

二怕家眷受熬煎；

三怕病患纏身體；

四怕有病服藥難；

五怕氣斷身亡死；

六怕有難哭皇天；

七怕彩木花棺槨；

八怕牢中展卻難；

九怕身葬荒郊外；

十怕蕭何律上亡！」

張良曰：「我王，倘若無常到來，如何躲得？」高祖曰：「卿，你正好榮華富貴，卻要受冷耽饑。」張良曰：「皇若不信，有詞為證：

慕道逍遙，修行快樂。粗衣淡飯隨時著，草履麻鞋無拘束。不貪富貴榮華，自在閒中快樂。手內提著荊籃，便入深山採藥。去下玉帶紫袍，訪友攜琴取樂。」

高祖曰：「卿要歸山，你往那裡修行？」張良曰：「臣有詩存證：

放我修行拂袖還，朝游峰頂臥蒼田。

渴飲蒲蕩香醪酒，饑餐松柏壯陽丹。

閒時觀山游野景，悶來瀟灑抱琴彈。

若問小臣歸何處？身心只在白雲山。」

高祖曰：「卿意要去修行，久後寡人有難，要卿扶助朝綱，協立社稷。」張良回答曰：「臣有詩存證：

十年爭戰定干戈，虎鬥龍爭未肯和。

虛空世界安日月，爭南戰北立山河。

英雄良將年年少，血染黃沙歲歲多。

今日辭君巨去也，駕前無我待如何！」

高祖曰：「如今天下太平，正好隨伴寡人，在朝受榮華富貴，卻要耽寒受冷，黃齏淡飯，修行慕道！」張良曰：「聽臣所說，有詩為證：

兩輪日月疾如梭，四季光陰轉眼過。

省事少時煩惱少，榮華貪戀是非多。

紫袍玉帶交還主，象簡烏靴水上波。

脫卻朝中名與利，爭名奪利待如何！」

高祖曰：「不要卿行職事，早晚隨伴寡人，意下如何？」張良曰：「臣有詩存證：

榮華富貴終無久，仔細思量白髮多。

為人不免無常到，人生最怕老來磨。」

高祖曰：「卿若年老，寡人賜你俸米，月支錢鈔，四季衣服，封妻蔭子，有何不可？」張良曰：「蒙賜衣、錢、米，老來如何替得？有詞存證：

老來也，百病熬煎。一口牙疼，兩臂風牽。腰駝難立，氣急難言。吃酒飯，稠痰倒轉；飯茶湯，口角流涎。手冷如鉗，腳冷如磚。似這般百病，直不得兩個沙模兒銅錢。」

高祖曰：「卿一心既要入山慕道，寡人管你四季道糧並衣服鞋襪。」張良曰：「臣有詩為證：

日月如梭來不牢，時光似箭斬人刀。

清風明月朝朝有，火院前程無人稍。

日月韶光隨時轉，太陽真火把人熬。

你強我弱爭名利，不免閻王走一遭。」

高祖苦勸，張良不允。「且回相府，明日再來商議。」張良辭駕出朝，吟詩一首：「

游遍江湖數百州，人心不似水長流。  
受恩深處宜先退，得意濃時便可休。  
莫待是非來灌耳，從前恩愛反為仇。  
不是微臣歸山早，服侍君王不到頭。」

張良拜辭，出朝回家。

高祖曰：「眾文武百官，寡人苦勸張子房不聽。」遂令百官領聖旨，往張良相府，勸他回心轉意：「丞相，主人留你：『不要入山修行，在家出家，朝再隨伴寡人，道糧衣服錢米，每月供俸。』卻不是好？」張良曰：「臣想韓信、彭越、英布，爭江山，奪社稷，累建大功。如今功勞卻在何處？」張良不允。眾官又勸：「丞相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官封極品，位至三公，朝中享榮華富貴，如何歸山慕道？」張良呵呵大笑：「有詩為證：

霸王只為江山死，悔不當初過界河。  
萬里江山朝皇帝，八方寧靜罷干戈。  
因甚子房歸山早，恩深到惹是非多！」  
眾文武百官苦勸不從，各回去了。

張良送眾官，回到相府，辭了老夫人：「我今欲要入山慕道。」老夫人便道：「丞相，你每日受享龍樓鳳閣，耳聽山呼萬歲，吃珍羞，飲御酒，端的是：

春眠紅錦帳，夏臥碧紗廚。  
兩雙紅燭引，一對美人扶。

如何卻要歸山慕道？曠野荒郊，孤身獨自；冬夏衣服道糧誰管？悶來有誰消愁？只在家中修行。」

張良見說：「有詩為證：

兔走鳥飛不暫閒，古今興廢已千年。  
才見嬰兒並幼女，不覺蒼顏白鬢邊。  
慕道修真還苦行，遊山玩景煉仙丹。  
閒時便把琴來操，悶看猿猴上樹巔。」

老夫人聽說：「丞相如今高官極品，富貴榮華；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；朝則同次，暮則同樂；不肯受用，情願入山慕道，耽寒受冷，忍饑受餓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張良不允，留詩一首：「

貪心似草年年長，造罪如山漸漸高。  
不去佛前求懺悔，貪迷火院受煎熬。  
若人不行平等事，三塗地獄苦難逃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丞相，你卻修行去了，家中兒女未曾婚配，男孤女隻。待等家事已完，那時未遲。」張良答曰：「倘若大限到來，身歸泉世，命染黃沙，如何留得？」張良即便題詩一首：「

一日無常萬事休，半牀席捲不中留。  
憂愁戀兒年紀小，愛子貪妻不到頭。  
使盡機關爭名利，魂離魄散做骷髏。  
人人盡是癡呆漢，難免荒郊臥土丘。」

張良說罷而出。

高祖傳旨，遂令把門官軍：「不要放出張丞相。若不辭朕，怎敢便去？」高祖正說之間，張良將冠帶、袍服、象簡、烏靴，朱紅盤內托來，放於五鳳樓前，私行去了。高祖差人四下追趕捕獲，尋至數日，杳無蹤跡。史見朱紅盤內，有詩為證：

懶把兵書再展開，我王無事斬賢才。  
腰間金印無心掛，拂袖白雲歸去來。  
兩手撥開名利鎖，一身跳出是非街。  
不是微臣歸山早，怕死韓信劍下災！」

高祖自從去了張良，每日思想懸懸，放心不下。朝門外大張黃榜：「有人得知張良下落者，封其官職。」忽有一樵夫，分開人眾，前來揭榜，入朝：「奏上我王萬歲，臣見張丞相卻在白雲山修行慕道。」高祖聽罷，心中大喜，龍顏甚悅，即排鸞駕，前往白雲山前，尋訪一遭。行至一日，只見茅庵一所，不見張良，令人來到名山，有詩為證：

白雲山前字兩行，張良留下勸人方。  
紅顏愛色抽心死，紫草連枝帶葉亡。  
蜂彩百花人食蜜，牛耕荒地鼠食糧。  
世上三般冤屈事，月缺花殘人少亡。  
高祖念詩已罷。不見張良，眼中垂淚，吟詩一首：「  
君王親自駕臨山，不見賢臣空到庵。  
日映桃花侵目豔，風吹竹葉透人寒。  
爐內燒丹灰未冷，壁上題詩墨未乾。  
棋盤蹤跡端然在，子房何處把身安？」

高祖吟詩已罷，不見張良，仰天長歎。回駕，行至半山，忽見張良漁鼓筒子，口唱道情，仙鶴繞舞，野鹿銜花，前來接駕。

高祖一見張良，龍顏大喜，作詩一首：「

十度宣卿九不朝，關心路遠費心勞。  
明知你有神仙法，點石成金不用燒。  
朝中缺少擎天柱，單等賢臣掛紫袍。  
卿若轉心回朝去，寡人世界得堅牢。

張良聽說：「面奏我王，臣誓不回，只在中修行慕道。我王不信，微臣有詩一首：

閒時山中採藥苗，不願朝中掛紫袍。  
高祖咬牙封雍齒，漢王滴淚斬丁公。  
蕭何穩坐為丞相，韓信安邦命不牢。  
不是微臣嫌官小，犯了王法不肯饒。

張良奏上我王萬歲得知，韓信、英布、彭越三人，爭南奪北，個個死於劍下。我王不信，有詩為證：

我去歸山脫離災，韓信遭計倒塵埃。  
因為我王無正道，呂後定計斬英才。」

高祖曰：「卿不比在前渾濁之時。」張良答曰：「我王若要回朝，請我王到茅庵，獻清茶一盞。」張良引駕，正行之間，前面

一個仙童，指化一條大澗，橫擔獨木高橋一根，請高祖先行。高祖恐怕木滾，不敢行過。張良拂袖而過此橋，吟詩一首：「

橋上橫擔松一根，不知那是造橋人？

獨木怎過龍駒馬，深水難行伴侶人。

百條龍尾空中掛，千根大蟒澗邊存。

雖然不是神仙法，嚇得人心不敢行。」

這澗中碧沉沉水，波浪千層阻隔，高祖龍車不能前進。張良見了，呵呵大笑，吟詩一首：「

范蠡歸湖脫紫襪，子房修道不回還。

心猿牢鎖無根樹，意馬牢拴不放閒。

辭文官來別武將，功名二字兩分單。

不是微臣歸山去，免被雲陽劍下丹。」

高祖苦勸張良不回，心中憂悶，眼淚矍惶，張良就於澗邊拜辭高祖，吟詩二首：「

張良交印與高皇，范蠡歸湖別越王。

二人不嫌官職小，只怕江山不久長。

向後莫聽呂后語，君王失政損忠良。

萬丈火坑拋撒了，一身跳出是非場。」

張良收心歸山，普勸世人，作詩一首：「

普勸閻浮賢大良，世間莫要把名揚。

無常那怕公侯子，不怕文官武將強。

不懼男女收心早，大限來時手腳忙。

學得子房歸山去，免向閻王論短長。」